

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初

恋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
张蕙译

ALSHIIE
ZHLINGZHU



名家 推介

■ 一部作者最喜爱的自传体小说，鲜活的生活场景、细微的心理刻画、迷人的浪漫色彩，表达了一个少年对逝去青春的伤感与怅惘。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
推介 ·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初恋

[俄]屠格涅夫 著
张蕙 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恋 / (俄罗斯)屠格涅夫著;张蕙译. - 合肥:
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
(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5396-2365-9

I. 初… II. ①屠… ②张… III. 中篇小说 -
俄罗斯 - 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9837 号

初 恋 (俄)屠格涅夫 著 张 蕙 译

责任编辑:徐家庆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48

印 张:3

字 数:54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365-9

定 价:6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[名家推介]

屠格涅夫是我国读者很熟悉的俄国作家,他 1818 年生于奥廖尔省一个世袭贵族的家庭,183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,后曾出国游历,到过德国、法国、瑞士、意大利等国。1883 年病逝于巴黎。他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改良派,但幼年的环境使他产生反农奴制的倾向,接近别林斯基以及其他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,又使他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。他的作品揭露了农奴制的许多罪恶,紧密地联系着社会问题,在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。

屠格涅夫的作品主要有随笔集《猎人笔记》、《罗亭》、《贵族之家》、《前夜》、《父与子》等六部长篇小说和《春潮》、《木木》等许多中短篇小说及诗歌。他的文笔清丽俊逸,委婉细腻,抒情写景,也能扣人心弦。

《初恋》写于1860年,是屠格涅夫自己最喜爱的一部自传性小说。小说写了他自己,也写了他的父亲和母亲。那个十六岁的少年,就是作者的化身。有一次,H. A.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问屠格涅夫,这个年轻主人公的原型是谁,屠格涅夫立即回答:“这孩子是您最恭顺的仆人。”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又问:“怎么?!您也这样恋爱过?”回答:“是的。”又问:“身上带着刀子?”回答:“带着刀子。”关于本书的自传性是作者本人也承认的。不过,屠格涅夫的初恋发生在他十三岁的时候,为了使小说更有真实感,他把十三岁的少年改为十六岁的小青年。

小说写的是这位少年在一次随父母去

别墅消夏时,爱上了邻居一位少女,后来他发现有一个情敌,这情敌不是别人,竟是他的父亲。小说既有对这个少年的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,又有对他们所处环境——一座花园的抒情描写,还有作者对逝去的青春所表达的伤感怅惘之情,这一切赋予了作品以迷人的浪漫色彩。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·莫洛亚曾说:《初恋》“即使不是他最伟大的一部作品,至少也称得上是一部绝妙的佳作”。

张 蕙

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副编审

初 恋

献给巴·瓦·安年科夫^①

客人早已各个登程回府。时钟敲了一下,已是十二点半了。房间里只剩下主人、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三个人。

主人摇铃吩咐把吃过的晚餐撤去。

“那么,就这么定了,”他点燃一支雪茄,更深地坐进圈椅里说,“我们每个人都得讲讲自己的初恋史。谢尔盖·尼古拉耶

^① 安年科夫(1812—1887),文学评论家,普希金作品的出版者,屠格涅夫的朋友。

维奇,请您先讲。”

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身体微胖,脸部丰满,头发金黄。他先看了看主人,然后抬头望着天花板。

“我没有初恋,”后来他说,“我一开始就是第二次恋爱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
“很简单。我第一次追求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时,已经十八岁了。但我追求她时似乎毫无新鲜的感觉,和我后来追求别的女子时完全一样。说一句真心话,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的是我的奶娘,我爱她达五六年之久。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俩之间的详情细节我已经忘记了,即使还记得,又有谁会感兴趣呢?”

“这可怎么办?”主人说,“我的初恋也不太有趣:在认识我现在的妻子安娜·伊凡诺夫娜之前,我谁也没有爱过。我们俩的事进展得很顺利:双方父亲替我们订了婚,我们很快便相爱了,并且毫不迟疑地举

行了婚礼。我的故事两句话就可以说完。诸位,我承认,我提出谈初恋这个建议,是想听听你们的故事。你们不是老头子,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。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,您能讲点什么让我们快活快活吗?”

“我的初恋确实有些不一般。”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有点犹豫地回答。他四十来岁,黑头发中夹着绉绉白发。

“啊!”主人和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不约而同地说,“那就更好了,请谈谈吧。”

“好吧……啊,不……我不想口述,我不善于讲故事:讲起来会枯燥简单,要不就是太长,不真实。如果你们允许,我就把我记得的一切写在本子上,然后读给你们听。”

朋友们起初不答应,但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坚持要这样做。两个星期后,他们又相聚在一起,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履行了他的诺言。

下面就是他的本子里所写的故事：

一

事情发生在 1833 年夏天，那年我十六岁。

我住在莫斯科，和父母生活在一起。他们在卡鲁加城门附近、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租了一幢别墅。我正准备考大学，但不很用功，总是不慌不忙的。

谁也没来干涉我的自由行动。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尤其在我最后一名法国家庭教师走后，就更是这样了。这位法国家庭教师总是想到他“像一颗炸弹”似的落入俄国，苦恼不已，整天板着脸躺在床上。父亲对我很亲切，却漠不关心。母亲对我几乎不闻不问，虽然除了我，她没有别的孩子。她有一大堆够她操心的事情。我父亲还很年轻，长得很漂亮，和母亲结婚是出于另一种意图。她比他大十岁。母亲的日子

过得很苦恼：老是担心、妒忌、生气——却又不敢当着父亲的面流露出来。她很怕他，而他对她却很严厉、冷漠、疏远……我从未见过比他更冷静、自信、专制的人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别墅里度过的最初几个星期。天气真是好极了。我们是五月九日，尼古拉节那天从城里来的。我有时在别墅花园里散散步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逛逛，有时到城外去走走。我总是带上一本书——比如盖达诺夫^①的教科书，但很少去翻它，更多的是朗诵诗歌，我会背许多诗。那时，我的血在沸腾，我的心儿感到烦闷——就是这样又甜美又可笑：我一直在等待着，对某种事情感到羞怯，对一切都感到新奇，并随时准备好去迎接什么新鲜事物。幻想在变幻着，这些幻想老在同一些影像周围迅速地绕来绕去，就像

^① 盖达诺夫（1780—1843），俄国教育家、历史学家，曾任皇村学校教授，著有许多历史教材。



晚霞中的雨燕总在钟楼周围绕来绕去一样。我沉思着，黯然神伤，甚至哭泣起来；但即使是音调优美的诗歌和傍晚绮丽的景色勾起了我的眼泪和忧伤，我心中对于青年人沸腾生活的欢乐感情却像春天的小草一样，不断地滋生着。

我有一匹骏马，我自己给它备鞍，骑着它独自跑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我纵马飞驰，把自己想像成竞技场上的骑手——风儿在我耳边呼呼地吹得多么欢快啊！——有时候我昂首对着天穹，敞开胸怀，尽情地享受灿烂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。

记得那时候，我头脑中对女性的形象、女性爱情的幽灵还几乎没有什么感受。然而，在我所想到的一切、感觉到的一切之中，却隐藏着对某种新鲜的、说不出多么甜蜜的、女性的东西的朦胧而令人害羞的预感……

这种预感，这种期待充满我的整个身心：我呼吸到它，它随着每一滴血流遍我全

身的每一根血管……它是注定很快就要出现的。

我们的别墅由一幢有圆柱的木结构主屋和两座矮小的侧屋组成。左侧屋是一个廉价糊墙纸小作坊,我到那儿去看过好几次,十来个骨瘦如柴、头发蓬乱、衣衫油污、面容憔悴的男孩不断跳上安在压力机四方木块上的一根根木头横杆,就这样以瘦弱身体的重量把糊墙纸压出各种花纹。右侧屋空着,准备出租。五月九日后第三个星期的一天,这座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,露出了几张女人的脸——有人家住进去了。我记得当天吃午饭时,母亲问管家,新来的邻居是什么人。她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姓名时,起初还带点敬意地说:“啊!是个公爵夫人……”可后来又添上一句:“大概是个穷贵族吧。”

“是乘三辆出租马车来的,夫人,”管家恭敬地端上菜肴,说道,“他们没有自备马车,夫人,家具也没有多少。”



“是啊，”母亲说，“但这样倒好些。”

父亲冷冷地盯了她一眼，她不做声了。

真的，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：她租赁的这座侧屋是那么破旧矮小，稍微有点钱的人家，是决不肯住这样的屋子的。不过，当时我完全没把这些话听进去。公爵的封号对我不起什么作用：不久前我刚读过席勒的《强盗》。

二

我有个习惯，喜欢每天傍晚拿着猎枪到花园里去打乌鸦。对这些机警、残暴、狡猾的鸟我早就恨之入骨。在我就要谈到的这一天，我照例到花园里去。我白白地走遍所有的林荫小道（乌鸦认得我，只是在远处呱呱乱叫），无意中走到一道木栅旁边，这道木栅把我们的花园与右边侧屋后面的一长条花园一隔为二，那一长条花园是属于侧屋的。我低头走着，突然听到说

话声，抬头往木栅那边看了一眼——我惊呆了……一个奇异的场面呈现在我面前。

离我几步路的地方——草地上，绿色覆盆子中间，站着一个身材苗条的高个儿姑娘，她穿着粉红色条子连衫裙，头上包着白头巾。她身边围着四个年轻人，她正用一束灰色的鲜花依次拍打着他们的额头。这种花的名字我叫不出，可孩子们都很熟悉：这种花会结成一种小小的胞果，只要把它们碰在硬物上，立刻就会啪啪裂开。年轻人个个都乐意地伸出额头——而姑娘的动作（我只看到她的侧面）则洋溢着一种令人销魂、无法抗拒、妩媚可爱而又可笑的神气。我感到惊奇，又感到满足，几乎要叫出声来。我觉得，我愿意付出人间的一切，只求这只迷人的小手也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拍一下。猎枪从我手中落到草地上，我忘记了一切，只是凝视着姑娘优美的身段、脖子、美丽的手、白头巾下有点蓬乱的金黄秀发、微微闭着的聪明的眼睛、睫毛和睫毛

下那娇嫩的脸蛋……

“年轻人，喂，年轻人，”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边响起，“难道能这样盯着陌生的小姐吗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茫然不知所措……木栅那边，一个黑头发理得很短的人站在我旁边，用讥讽的神气瞧着我。就在这瞬间，姑娘向我转过身来……我看到她活泼动人的脸上长着一对灰色的大眼睛——这张脸突然抖动起来，她在笑，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，眉毛好玩地扬了起来……我脸红耳赤，拾起猎枪，在一阵银铃般的并无恶意的哈哈大笑声中跑回房间，一头扑在床上，用双手掩住脸。我的心狂跳不已，我又害臊又快活：我感到从未经历过的激动。

休息一阵后，我梳洗了一下，下楼去吃茶点。年轻姑娘的形象老在我的脑际萦绕，我的心不再乱跳，却又快乐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父亲突然问我，“打到乌

鸦了吗？”

我本想把一切都告诉他，但忍住了，只是暗地笑了笑。临睡前，我自己也闹不清为什么，用一只脚在地上转了三圈，头上擦了点香油，一躺下去就睡得像死了一般。天快亮时，我醒了一会儿，抬起头，兴高采烈地往四下里看了看，又睡着了。

三

“怎么和她认识呢？”早上一醒来，我首先就想到这件事。吃茶点前，我到花园去，但没有走近木栅，因而谁也没有见着。吃完茶点，我在别墅前的街上来回走了好几次——从远处瞧着她的窗户……我仿佛觉得，她的脸就在窗帘后面，便慌忙走开了。“可是得认识她呀，”我一面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前的沙地上徘徊，一面想，“这可怎么办？这是问题的关键。”我想起了昨天见到她时的各种细节：她嘲笑我的情景，